

寻访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

随着对莫子镇寻访研究的深入，吴桥文史学者刘晓拿出了更有分量的史料证明。这些材料，向我们还原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莫子镇——

参加五四运动 七七事变前成立全国人民国防后援会

杨金丽 张彦广 摄影报道



1936年《国报》报道莫子镇成立全国人民国防后援会。

五四时期 参加学生运动

按照以往资料，1901年，莫子镇出生在吴桥县莫家场村一个地主家庭。1921年（另说1920年），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，在这里，加入进步团体，逐渐走上革命道路。然而，1919年7月6日出版的天津《益世报》告诉我们，早在1919年，莫子镇不仅已在天津，而且已是学界代表，提出了游行讲演法。这篇报道，把莫子镇参加学生运

王维屯村孤寡老人 幸福院里的幸福生活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齐斐斐 魏志广 本报通讯员 刘洪泰 摄影报道

走进青县马厂镇王维屯村的幸福院，一下子就被老人们的笑脸感染了。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们，正和院长杨德银坐在一起聊天，脸上的笑容灿烂纯净，发自心底深处。他们身后的墙壁上，“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”几个红色大字分外醒目。这些文字不仅印在幸福院的墙壁上，也刻在工作人员们的心头。

拿出自家房建起幸福院

说起幸福院，王维屯村党支部书记杨宝良想起了自己的五叔。五叔没结过婚，一天上午，他去看望五叔，一进门，老人翘着二郎腿躺在炕角上，一副慵懒的表情。他问：“五叔，太阳这么高了，咋还不起床？”五叔答：“一个人，起来干啥？啥时饿了，啥时再起床！”

五十四时期 参加学生运动

时光倒流回1919年春夏之交，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火炬。消息传到天津后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天津率先响应。邓颖超、郭隆真、刘清扬、周恩来等进步学生决定，联合天津女界开展一系列的爱国运动。5月25日，他们发起成立了天津第一个妇女救国团体——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，刘清扬是会长，李毅韬是副会长，邓颖超等是评议委员，王天麟是总务委员。

《吴桥县志》里的 莫子镇入党时间

莫子镇的入党时间，直到现在依然成谜。刘晓说，最近翻阅1992年版的《吴桥县志》，其中记载莫子镇是1922年入党。“这是现在看到的比较官方的说法。但是，这一说法是否有

十年付出只为更好地陪伴

幸福一时，更要让老人们从此幸福一世。民政部门为幸福院提供项目资金5万元，这些钱用来打造杨宝良心目中的幸福院，还有很大缺口。怎么办？他又一次游说妻子和村里其他的企业家们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沧州华凯房地产有限公司、青县天宇电子机箱有限公司、沧州成浩化妆用具有限公司各捐5万元，2011年8月24日，王维屯村的幸福院轰轰烈烈地办起来了。

1919年7月6日《益世报》上的这篇报道，就提到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总务委员王天麟。以下是报道的内容：“各界联合会于昨日下午3点讲演科开第二次例会。女界王天麟君报告女界讲演，除集会讲演外，须有家庭讲演。已自西门内起按户讲演，听者异常发达，感情尤挚。其计划拟由西门而东门，由南门而北门，分五组出发。时间系星期二、四、六下午3点以后。学界张伟斌代表莫子镇君报告现又适用游行讲演法，并提议暑假赴各县讲演，请评议部筹款，并由会呈请省长发给护照……”

在《益世报》报道的这次例会上，王天麟作为女界代表参加了会议，学界代表是莫子镇，但他没有参会，而是由张伟斌代表他发言。按照出生年份推算，此时他只有18岁，正是风华正茂。从发言可以感受到，像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里展现的热血少年们一样，莫子镇追求自由、刚毅爽直、怀着一颗赤子之心，想要唤醒危难中的旧中国。

《吴桥县志》里的 莫子镇入党时间

莫子镇的入党时间，直到现在依然成谜。刘晓说，最近翻阅1992年版的《吴桥县志》，其中记载莫子镇是1922年入党。“这是现在看到的比较官方的说法。但是，这一说法是否有

七七事变前成立 全国人民国防后援会

另外，刘晓还在1936年《国报》第149期的报道中，发现了另外一条重要线索：“河北省吴桥县农会发起组织‘全国人民国防后援会’。向全县人民发

晚年生活更有尊严

10年来，共有18位老人入住幸福院。开始不收费，后来每人每天收10元钱。这10元钱包括老人们的一日三餐、衣食住行。杨德银说，在村子里生活，成本不高。村里的天宇机箱厂有个菜园，每天给幸福院供菜，又省了一大笔开销。”杨德银说，幸福院后来决定收费，既出于良性运行的考量，也充分考虑到孤寡老人的收入问题。村里的孤寡老人都有低保，每天每人10元钱，不够的村里再想办法补贴，让老人们承受得起。

什么史料来源，就不清楚了。”

按照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关于莫子镇入党时间问题，有三种说法。有人认为他是1926年入党，因为在那一年，刘格平以中共天津地委特派员的身份，到津南各地检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。当时，他带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，其中就有莫子镇。那一年，吴桥第一个党支部——莫家场党支部成立，隶属中国天津地委，莫子镇任支部书记。第二种说法，认为他是在1924年前入党。这一阶段，他在新中国革命青年社天津分社从事秘密活动，因为干劲十足，刚猛勇毅，还曾被捕入狱。新中国革命青年社是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党的外围组织。莫子镇被捕后，经组织营救救出，为转移敌人视线，被派往日本留学，1925年回国，一直在吴桥农村秘密进行党的活动。人们认为，他是在加入革命青年社前后、被捕之前入党的。第三种说法，就是《吴桥县志》上的1922年入党一说。之所以有三种说法，是因为莫子镇入党时间到现在依然缺少确凿的史料证明。

七七事变前成立 全国人民国防后援会

另外，刘晓还在1936年《国报》第149期的报道中，发现了另外一条重要线索：“河北省吴桥县农会发起组织‘全国人民国防后援会’。向全县人民发



老人们在幸福院里老有所养。

“白菜豆腐粉条炖肉，芝麻酱浇茄泥，又软又香！”

赶来陪老人们聊天的年轻村民说：“当初李大爷刚来幸福院，说啥也不洗澡。现在，几天不洗就不干，成了幸福院的卫生标兵！”李大爷听了，睁开眯缝着的双眼说：“快别提当初了！那会儿我把咱们院长气得直哭。杨院长，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跟你赌个不是！”杨德银连连摆手：“老哥哥，不用！真的不用！”

收藏人无偿捐赠

抗战时期“救国捐”由 沧州革命军事馆收藏

本报讯（记者杨金丽）日前，沧县捷地回族乡捷地村村民张金海，向沧州革命军事馆筹备组捐赠了他们家世代收藏的抗日战争时期的“救国捐”。这些展品将在沧州革命军事馆展出。

8月20日，《捷地发现抗战时期“救国捐”》经本报报道后，引起强烈社会反响。献县女作家王小丫与记者联系，表示要采访“救国捐”收藏者张金海，探知更多渤海回民支队的故事。《北京日报》记者也联系本报记者，表示要报道这件事。沧州革命军事馆筹备组负责人孙福军得知此事后，专程来到张金海家中，仔细查看“救国捐”，并动员他捐出来，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。于是张金海拿出了家中珍藏的7张“救国捐”，以及“救国捐”主人、爷爷张太和的画像。筹备组为他颁发了捐赠证书。

据悉，沧州革命军事馆由沧州军分区今年1月在青县投入建设，9月底开馆。该馆展厅1525平方米，系统展示沧州革命军事历史，建成后将成为我市红色文化传承基地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张金海今年69岁，土生土长的捷地人，从小在运河边长大。他说，这些“救国捐”都是爷爷张太和（有的“救国捐”写成“张泰和”）当年在八路军及渤海回民支队捐款捐物后的凭证。张太和当年在运河边今捷地渡口大桥附近开有“天利号粮栈”，渤海回民支队队长刘震寰曾在粮栈当伙计，并以此身份为掩护，秘密从事抗日活动。张太和与中国共产党沧州的早期领导人刘格平、刘子芳都有亲戚关系。他痛恨日本鬼子，先后卖了很多地筹钱买了各种物资，资助抗日部队。有汉奸告密张太和暗通八路，恰巧被在日军处做饭的本村厨师听见了，他马上偷偷告诉了张太和。张太和沿运河水而逃，躲过了一劫。他介绍，当时张家全家都在秘密为抗日做事。家中的女人们为抗日战士做军鞋，十几岁的父亲秘密运送抗日物资。父亲曾跟他说，当时他骑马，鞍子下藏着手枪、子弹，或者其他物资，通过日本鬼子的炮楼和岗哨。因为年纪小，不引人注意，他一次次机智地化险为夷。

张金海家中原本有不少“救国捐”，开始没太重视，丢了不少，剩下的7张，也因年代太久而磨损严重。筹备组将这些“救国捐”带回后，请专家一一甄别，如今已辨认出“救国捐”上所有的印章及内容。筹备组负责人孙福军介绍，这些“救国捐”内容丰富，捐的东西五花八门，除了钱，还有草帽、汗巾、日光皂等，生动展现了抗战军民的生活环境，对了解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游击队克服困难、艰难抗战，以及抗战军民团结一致抵抗侵略等，有重要意义。

赵官村村民74年 义务守护青沧战役烈士墓

本报讯（齐斐斐 金洪松）沧县大官厅乡赵官村西北角有一片空地。青沧战役时，这里曾驻扎着战前医院，很多烈士牺牲后长眠在这里。74年来，村民们义务守护着烈士墓。

87岁的村民赵炳凯介绍，1947年6月13日，青沧战役爆发，因为距离战争地点较近，且在枣林深处，隐蔽性较好，赵官村被确定为战时前方医院，位置在村西头赵树家中，伤势严重的全都在村里救治，伤势轻的被转移至河间行营的后方医院。老人说，当时医生有限、伤员很多、药物匮乏。从前线抬下的伤员都是重症，大部分需要截肢，那时候没有麻药，战士们强忍着剧痛截肢，很多战士支撑不住，当场牺牲。

82岁的金玉良说，村上的金家坑和庙台子坑里的水很多，妇女们将伤员用过的铺盖泡在里面，再洗好、晒干、重新做好，由指挥部发给伤员。铺盖都是血，大坑都被染成了红色。烈士牺牲后，木工王树明带领年轻力壮的村民砍树做成棺木，装殓好后，再抬至村西北角安葬。

76岁的张宝起说，埋葬的烈士一排排有序安葬，有人用木头牌子写好每个烈士的名字。沧州解放后，村民李登州每年制作木头牌子，用毛笔写烈士名字，再将木质墓碑安放到每位烈士的墓前。张宝起和村中的孩子们都为烈士写过墓名，这一做就是20多年。后来沧州烈士陵园建成，民政部门将部分烈士遗骸迁移至陵园内。剩下的烈士墓仍有不少，村民们这些年仍然继续守护。

天津武术传承人 沧州“会师”

本报讯（杨静然）南拳北腿，东枪西棍，中华武术历史悠久。近日，我市武术名家郭延波家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——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流通背拳代表性传承人孙金生。他们以武会友，意在传承，备受沧州武术界关注。

几天前，开发区兴业路旁的一户民宅里，一场武术交流会悄然举行。击掌、出腿、三绝掌……孙金生的一招一式虎虎生风，有板有眼。年近七旬的他还是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独流通背拳、独流苗刀传承人以及天津市静海区武术协会常务副主席，在一次武术比赛中，结识了同样习练通背拳的沧州武者郭延波，二人曾相约要一同切磋武艺。于是，便有了这次见面。这次见面，也吸引了市多名武术爱好者的参加。“我们要大力弘扬传统武术在强身健体方面的作用，保护好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。”郭延波说。